

过五关斩六将

安琪 著
景乡土长篇小说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乡村物语 / 安琪著. — 郑州: 河南文艺出版社, 2007. 12

ISBN 978-7-80623-822-6

I. 乡… II. 安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09330 号

乡村物语 / 安琪 著

出版统筹: 单占生 张 明

选题策划: 陈 静

责任编辑: 陈 静 文 欢

版式设计: 刘运来

剪 纸: 李 滔

责任校对: 丁淑芳

出版发行: 河南文艺出版社

本社地址: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鑫苑名家 11 号楼

邮政编码: 450011

承印单位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单位: 新华书店

纸张规格: 72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22

印 数: 1-10,000

字 数: 300 千字

版 次: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80623-822-6

定 价: 32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 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

序

苦海无边

张宇

其实,安琪算“老”作家了。

他在山东大学读书时就开始摆弄小说,并得到了张伟的欣赏和指导。这可是不容易,张伟是大作家。于是他大学毕业回河南工作,张伟就把他介绍给我。他开始喊我老师,我也没敢当真。这年头老师是狗皮膏药,往哪儿都可以贴。但张伟比我才高,高出很多。我自然对安琪刮目相看。

以后,有许多年吧,他写得很辛苦。不过也小有收获,小说在《北京文学》得过奖,还入选过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年编,那是小说家的殿堂。于是,在社会上和文学圈子里面也算小有影响了,慢慢地,就混成一个作家了。

安琪很聪明,他大概发现依靠写小说富不起来,或许由于家穷想钱想疯了?忽然就下海经商起来了,竟然赚了很多钱,没有几年工夫就把自己摆治成了拥有三个小公司的董事长。他一挣钱就做了件善事,资助家乡五个大学生上学。接着,他把自己全家以及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,都是全家、全家地从农村弄进了郑州。然后呢,家家又买房子又买车的,把整个家族变戏法一样变成了城里人,带领这个家族提前走完了农民城市化的进程。现在,这个家族的各个家庭又迅速横向发展,差不多有一百人了吧?



这个功劳大极了。他的祖先们几千年都没有弄成的事情,让安琪弄成了。他把这些农民子子孙孙地永远带进了城市的天堂……

那时候,旁观着安琪的伟大壮举,我心里暗暗庆幸,这比他写小说强。心想着他也许就这么走下去了,从小老板当成大老板,再当成富豪。先解决家人再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,最终让河南人民都过上好日子?从改变人的命运到改变历史——那可就要大了!

谁想到呢,这时候安琪忽然把生意甩手给了夫人,他自己又回来写小说了。真让人替他惋惜啊!好好的金钱怎么不赚了昵?好好的老板怎么不当了呢?于是,痛定思痛,我才明白这家伙写小说是真的了。看着白白净净的小伙子挺聪明的,却原来是一个死心眼子。

但说实话,在这之前我并不怎么看好安琪的写作。如果细分作家水平高低,像安琪这样的作家,社会上很多。当然,如果他就这么一路写下去,积少成多,想办法把自己弄成专业作家,甚至再弄个国家一级作家职称,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儿。码字为生,也算是正派人。

中国人多,许多人都是这么混饭吃的。

是不是把话说难听了?

其实许多作家写得也很认真,追求也很执著,甚至比安琪还要死心眼子,但是写来写去就那样儿,只见数量多不见水平长,活到老搞到老也就是个劳动模范吧。

唉,全死在了“大众写作”上,苦海无边哪。

安琪确实是个聪明人,好像重返文坛不久,他就发现了“大众写作”的危险性。他开始读书,他开始思考,也经常和我切磋,他试图向个性化写作突破……

但是,发现问题和超越它,往往是两码事儿。这中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,需要语言从一开始就脱离群众,寻找语言自我的独木桥……

他开始下死工夫进行磨炼,好像把以前那个安琪完全否定、完全摧毁了。这是需要勇气,甚至是需要一点狠毒之心的,就像要涅槃,必得忍受切肤之痛,必先自焚一样。一开始,他好像独自在无边的苦海里挣扎,越认真越下力越找不着救赎的稻



草,一直到写这部长篇小说《乡村物语》的初稿,他才找到了自我救赎的感觉。

也就是看过这部《乡村物语》以后,我才看到了一个作家的成功蜕变,看到了安琪卓然成家的故事。

这么说吧,你别看每天社会上都出版长篇小说,能够把小说写到《乡村物语》这种程度,在全国范围内的专业作家队伍里,也并不多见。

祝贺!我连忙告诉张炜,你当年种下的种子忽然发芽了!

先说语言吧。

读《乡村物语》就像听民间音乐。你大可不必追着情节细节感受故事和人物,就一句一句读这语言,品这语言的韵味,就是一种享受。

我小心翼翼地对应民间音乐里的乐器,试图区分它的特点和个性,我发现它不是大弦的悲哭高歌,也不是二胡的轻吟浅唱,倒好像是用竹器做成的疙瘩笙在自言自语时呼吸出的小调,是飘扬着的丝丝缕缕的孤独和忧郁……

这就是小说语言的秘密吗?

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小说里讲什么故事并不重要,什么故事都是可以讲出味道的,重要的是就在这“讲”的本身里。有一句话叫形式本身就是美或者叫形式本身就是内容,其实还可以更进一步,叫形式就是美的开始。

农民说,地没赖地看谁种哩,戏没赖戏看谁唱哩,也是这个意思。

在中国作家里,我们读沈从文和孙犁,人物和故事重要吗?重要的还是语言本身,语言就是他们的审美主体。把水讲出酒的味道来,他们是语言大家啊!

忽然想起来,我在1985年写过短文,“小说就是小说,不是大说和中说”。也就是说,小说小说,小的地方说说。小说语言是个性化的,相对应大众语言就是一种“不正经”的语言形式。于是,由于《乡村物语》的写作,安琪终于获得了一个作家的话语权力,找到了只属于他自己的“语码”。

再换个话题吧?

在《乡村物语》反反复复的漫长到数年的写作时光里,安琪独坐在城市里的电脑前,满怀着对乡村温热的情感,全凭着年少时对乡村的一些记忆,给我们讲述着发生



在遥远的乡村里的故事和人物命运。但是,通过故事和人物的索引,更多描绘的还是中原乡村的全景式画卷,比万里长城还要长的纵向的历史长度和非常宽阔的生活面积,向我们展览似的“物语”了乡村生存的文化状态……

无疑,这是“物语”给城里人看的乡村生活,甚至是“物语”给外国人看的中国乡村的生活。实实在在,活灵活现,却又不乏生动的细节和传奇故事……

但是,我们相信吗?这就是真实吗?

当然是不真实的。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安琪的故事和人物的真实性。相反,或许我们可以凭各自经验,从任何角度出发,指出他描写的虚假性和欺骗性?

但是,没有必要了。

因为,这并不重要,他只是在“物语”罢了。

现在,小说已经完成,真实的生活再也不重要了。

我也趁机再卖弄几句阅读感受?相对于安琪的描写,那些真正发生在乡村里的真实的人和事,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逝了,只有安琪对它们的描写进入了语言存在。于是,相对于《乡村物语》的描写,那些真正发生和存在过的真实生活再也没有了意义。

甚至还可以说,如果安琪不描写它们,它们就像没有存在过一样。

它们存在的全部意义,也只是在等待着安琪的描写。

这就是真实。

这才是真实。

这就是小说家的全部真实?

与安琪共勉吧。

就算序?

目 录



引 子

001 阴阳和合



第 一 章

008 祖传有道名菜

014 杀手的成长

022 基督下乡



第 一 章

029 庄先儿是一杆秤

037 骂街:战争的行板

043 杀人的粮食

051 胞衣在旱塬发芽



第 三 章

058 玉女的呻唤

064 柔软遭遇坚硬

070 偶然是一种痛

074 绳子上的哲学



- 第四章** 把自己扔出去 084
毛豆是一张琴 089
出租智慧 094



- 第五章** 风调雨顺的煎熬 100
丢的不是人 105
冷是三字经 113
婚嫁不等式 116



- 第六章** 私奔的柿饼 124
嫁接生活 129
白天不知夜的黑 135
无奈的基督 140



- 第七章** 乡下的食与色 147
种瓜点豆的快乐 152
灯灭了,灯亮了 158



- 164 憋死的不是牛
170 欺侮人的猪头
175 泛潮的权力
180 逃跑的是肚子

第八章



- 188 人闲嚼是非
194 谷子不想种在塬上
198 狗肉也上桌
206 胡搅蛮缠的良心

第九章



- 211 浅冬在深秋诞生
217 猪是一刀菜

第十章



- 226 谷子发芽
233 一场游戏一场梦
240 不胜酒力的锄
247 刀子的宣言

第十一章



第十二章	收割生命	253
	妥协是碗糊涂面	261
	葬礼 1 + 1	270
	父亲是一桌好菜	282



第十三章	骂社火:过年的盛典	288
	乡下的因果关系	294
	民间谋杀	298
	“到敌人后方去”	308



引 子

阴阳和合

人，一辈子的禄粮是有定数的，经历的事情也是有定数的，你把一生的禄粮吃完了，把一生的活儿干完了，你的一辈子就用完了。

他们是几个故去的老人——卞之通、庄先儿、我爷爷，还有德林他大。他们坐在坟地里，闲散得像几只吃饱喝足的羊。他们生前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矛盾，甚至可能是仇人，可死不记仇，死不记仇，走过奈何桥，恩怨是非就全忘在了前世。现在，他们亲热得就像亲兄弟。

其实，他们生前本来就住在一个村子里。地缘的亲近和血缘的亲情，让他们长得很像，心性脾气也很像，都是那种土不拉唧、糙不拉唧的样子，都是那种耿耿的、别别的样子。他们的村子很大，但名字却很小，叫“两户村”。

远远地，从坟地里就能看到他们的两户村。

但你看不到房屋与村舍，你看到的只是一林一林的柿树。好像旱塬上就长这种树。当然，旱塬上也长着黄荆、枸杞、酸枣、旱榆和其他一些树木，可那都是一些永远也长不大的杂种，纯正而能长成气候的，只有这一林一林的柿树。随便朝哪一片柿树林走去吧，你就会看见拍翅膀的鸡，甩尾巴的驴，倒沫的牛羊和跷着腿撒尿的狗，当然，还有蹦蹦跳跳的娃娃，背着拾粪箩筐的老汉……



这也是一个村庄吗？

畜们，禽们，人们——他们都住在哪里呢？

蓦然一惊，你得赶紧稳住脚步——因为，在你的脚下，突然出现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地坑，像井一样。如果不是周围有两尺高的土坯花墙挡着，说不定你就掉了进去。

这地坑有半亩大小，两丈深许。地坑四周的井壁墙上，都凿着一孔一孔的窑洞，每一孔窑洞都有拱形的门，拱形的窗。门上呢，还都贴着门神，有拿着双铜的敬德，有提着单刀的关公。窗户上呢，也都贴着窗花，有钟馗嫁妹，有老鼠娶亲。那年画和剪纸的味道，线条粗犷，刀法奔放，像塬上的人和树一样粗枝大叶。门帘动处，就走出一个女人来，也如那窗花一样，素素气气，大大方方；胸襟半敞的地方，露出一截白皙丰满的乳房，孩娃就偎在那里快乐地吮吸着。母亲与孩娃一样，都是满脸的幸福。

这就是地坑院儿。

这就是旱塬上一户人家的真实。

那么，他们出入的门户在哪里呢？别急——在坑院的一角，有一孔窑斜斜地打上来，透出地面时，简单地砌一个门楼，也并不高出地面多少，那就是他们出入的门户了。

就是这样一些地坑院。每一个地坑院都有袅袅的炊烟升上来，蒸腾着旺盛的人气。

终于你明白过来——这也是一个村庄啊。

是的，在塬上，一片柿树林就是一个村庄，一座地坑院就是一户人家。他们就曾经住在这里——在这里按照二十四节气日出耕，日暮息；在这里婚丧嫁娶，生儿育女；也在这里喝酒吵架，抡锄头拼命。

不过，那都是前生往事了。现在，他们都离开了两户村，像搬家一样，把自己搬到了这片坟地里。

坟地跟村庄不同。村庄隐在柿树林里，坟地隐在柳树林里。在塬上，你随便朝一座茆梁看去，都会看到一片阔阔的柳树林，那就是某个家族的坟地。柳树是死者的灵幡，它们把死者领到坟地，自己也在这里活下来，兴旺成一片柳林，兴旺成另一



个世界的村落。坟头像河水一样，从坡顶漫流下来，一浪接着一浪，绵绵不绝。阵风吹过，坟地里的蒿草会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像坟与坟的对话，像死者对前生往事的追忆，又像他们对当今世事的评说。还有一些羊，隐隐约约在坟草间出没，如同孝子贤孙们遗忘在这里的白色孝衣……

他们，就坐在鸡冠岭上的庄家坟地，一边吸着旱烟，一边天上一句，地下一句，说些不见经传的闲话。烟从他们嘴里吐出来，在脸前聚了一下，又忽地被风吹散，扬起火星数点。

夜里下了一场雪，空气清凉而且湿润。有几只麻雀在他们头顶飞来飞去，像梭子一样，编织着一匹不辨今古的阳光。阳光在他们头顶，就渐渐地密起来，厚起来。

“无理的河道，有理的街头。”德林他大说，“在河里你敢光着屁股，大街上你敢么？”

“噢。”其他人说。

“水里来浪里去，河里摇船的都光着屁股，在大街上你敢么？大街上你就是杀猪卖肉，也只敢光着膀子。”德林他大说。他前世是个屠子，一边黄河南北杀猪卖肉，一边给共产党跑交通，见识就广了许多。

“无理的河道，有理的街头。”其他人说。

“船工们光着屁股，裆里那东西像槌子一样晃荡。坐船的婆娘装着没看见，眼神却溜溜儿地往那东西上瞅。女娃们也有偷看的，她们看得很费劲，好像比摇船的还费劲，呼哧，呼哧，能听见她们出气儿的声音。可摇船的就那么光着屁股，像没事人似的。这就是无理的河道，有理的街头。你说？”

“噢么。”他们这么说。

他们说话时谁也不去看谁。苍苍茫茫的老眼，像看着天上的太阳，地上的蒿草，又像什么也没看。他们就这么一边吸着旱烟，一边说话。

“那不一定。”庄先儿说，“河道无理，却没有出过枝枝丫丫的事情；街头有理，却常有些狗撕猫咬的是非。你说？”

庄先儿是村里的私塾先生，书读多了，看事看人，往往就曲折深刻了许多。



“噢么。”卞之通说。

“无理的河道？有理的街头？”庄先儿追问一句。

“噢么。”其他人说。

他们就这么说着。

他们说着说着，就从远处说到了近处。

“所以，大小是个村子，就都有男盗女娼，狗撕猫咬的是非。”庄先儿说。

“噢么。”卞之通说。又说：“噢？那你说，咱村也有？”

“噢么，你说，咱村也有？”其他人都说。

“有，”庄先儿说。一口烟憋着，在肚子里反反复复走了好几遍，吐出来的时候，已经很淡很淡了。“咱村也有。”

“谁家？”其他人都问。

庄先儿没有吭声。旱塬上的村落，基本上都是血缘聚居，彼此有着丝丝瓢瓢扯不清的关系，祖祖辈辈笼罩在温情脉脉的宗亲氛围中，有些话就不好说了。阳光像一匹老粗布，在他们头顶慢慢地展开，越来越厚，越来越密了。几杆旱烟袋吸得火红火红，好大一会儿他们都没有说话，他们的样子就有些古怪。

这时候，从坟头上跳下一个孩娃，红润的脸上泛着透明的光泽，每一根胎毛上都结着阳光的露珠儿，两只眼睛像两粒刚刚厕下的羊屎蛋儿，乌亮而温润。

“不是我家，就是你家。”那孩娃说。

“老堆！”我爷爷喝了一声。

那孩娃就是我的父亲。他刚刚去世不久。想必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，一切都要从头开始，所以，他就稚气得像一根透明的红萝卜。

“那就……不是你家，就是我家。”我父亲把刚才的话倒了过来。

坟地里弥漫着一种很古怪的味道，有一些软软的甜腻，还有一些凛凛的清苦，带着旱塬上那种苦涩和干燥，也带着古墓里那种腐朽和潮湿。

呵呵。庄先儿笑了。

呵呵。卞之通也笑了。



呵呵呵。老人们都笑了起来。

笑声往天上去，柳树枝头的雪被拂下来，纷纷扬扬地落到人们的脖子里。

忽然听见放羊汉的歌声：

进去——进去——进去了，

茅草——窝里——进去了。

出来——出来——出来了，

茅草——窝里——出来了。

……

看不到唱歌的人，因为他正偎着哪一条干沟晒太阳呢。可你能听到他唱的酸曲，那歌声就像直接从黄土里冒出来的，好像那些脊梁、那些衰草枯树唱出来的……这是旱塬本身的一种歌唱，那味道，有一些奔放，有一些超脱，还有一些苍凉。等到歌声像抹布一样掠过，一贫如洗的天空和一望无际的旱塬，就更加寥廓和静谧了……

其实，仔细想来，人这一辈子都被“进”和“出”这两个字概括了。吃喝是进，拉撒是出；接受是进，施舍是出；娶是进，嫁是出；死是进，生是出……人生一世，不就是做了这两件事儿么？只不过有时候做得从容一些，简易一些，有时候却急躁一些，艰难一些。

一般来说，坟地离村子都不远。一个人把前定在他生命中的活儿干完了，他就离开了村庄，走进了坟地，像一个旁观者，远远地注视着村子，注视着一座座地坑院，也注视着地坑院里发生的是是非非。

两户村就在鸡冠峁下边。

远远地，能看到人们扫雪的情景。他们一边挥着扫帚，一边互相打着招呼，说着来年的收成。人们的扫雪声，就像剪羊毛的那种声音，听起来很温柔，好像他们的心被雪包裹着，现在正一层一层地被打开。地皮被雪覆盖了一夜，突然亮出来，呈现着黄铜一样崭新的面目。



孩娃们在蹦蹦跳跳地唱着儿歌：

天下雪，天下谷，
下到地上都是福。

.....

我父亲支棱着耳朵听了一会儿，就朝他自己的坟头跑去。他像一只快乐的老鼠
噌噌棱棱爬到了他的房顶，噌噌棱棱爬上那棵柳树，扯着嗓子跟村里的娃们对唱起
来：

天下雪，天下豆，
下到地上都是寿。

.....

村里娃们远远地回应：

天下雪，天下米，
下到地上都是喜。

.....

他们唱的是《福寿歌》。

空气有些清冷，但孩娃们的儿歌，却透着一种别样的安详。其实，人就跟庄稼一
样，成熟了，就被时间的胃消化了。在你身后，还会有一茬一茬新的庄稼长出，鲜活
的，永远是那还没长成的青苗。

添人的喜庆，与送殡的哀哭，谁知道是不是互为回声？

说到底，阴阳两界并没有什么不同，大人有大人的心事，孩娃有孩娃的欢乐。从
地坑院到老坟地，是一条长长的河流，大人的心事和娃们的欢乐，就像这条河流里永
远盛开的浪花，灿烂和芬芳着人们的梦，甚至那些是是非非、恩恩怨怨，甚至那些狗
撕猫咬、男盗女娼……我常常觉得，正是这些曲里拐弯的情节，才丰富着女人们的日
子，也滋养着男人们的精神。想想吧，假如没有横空生出的恩怨情仇，那旱塬上的日
子该是多么干涩、单调和重复啊。

其实，人这一本书，也就是两张皮，生的封面和死的封底。书读完了，就成了一